

粵語句末助詞的不對稱分布*

鄧思穎

提要 本文從描述的角度出發調查粵語句末助詞的分布情況，發現使用第一類句末助詞的句子和沒有使用第一類句末助詞的句子大約各佔一半；而在沒有第一類句末助詞的句子裏，使用第二類句末助詞的句子祇佔三分之一，其餘的句子都是沒有任何句末助詞的。粵語句末助詞的不對稱分布對粵語語法的研究和理論語言學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啟發。

關鍵詞 句末助詞；時態；焦點；粵語；句法

一 粵語句末助詞的分類

由於粵語句末助詞的數量比較豐富，所以句末助詞的研究成為粵語語法研究的焦點之一。關於粵語“句末助詞”的定義，文獻上一般認為，在形式／句法上，它們是出現在句子後的不能獨立運用的虛詞；從功能／意義上來考慮，它們主要表達語氣，因此也稱為“語氣詞”、“語助詞”（張洪年 1972，高華年 1980，Kwok 1984，梁仲森 1992，Matthews and Yip 1994，李新魁等 1995 等）。

過去學者對粵語句末助詞的分類作了不少研究，一般偏重於句末助詞的功能／意義方面，從功能／意義的層面描述粵語句末助詞，並根據功能／意義把它們分類。至於句末助詞句法上的分類，研究成果並不多見。

粵語允許一個以上句末助詞出現在同一個句子裏，這一現象稱為“句末助詞串”，如例（1）的“喇（laa3）、噃（bo3）”¹都是句末助詞，可以同時出現。句末助詞串現象對於粵語句法結構的研究有特別的意義。

（1）佢肯去上堂喇噃他肯上課了。

梁仲森（1992）指出，粵語句末助詞的線性排列和結構層次有密切的關係，“隸屬層次低的在前，隸屬層次高的在後”。根據他的看法，例（1）的句末助詞“喇、噃”應該處於不同的句法層次。

根據句末助詞串句法上的分布情況，Law（1990）把粵語的句末助詞劃分為兩類：一類如“喇、嘅（ge3）、咋（zaa3）”，另一類如“咩（me1）、呀（aa3）、噃”等。在句法上，它們各自有不同的句法層次。

*本文的研究獲香港理工大學研究經費 G-S971 的資助。部分內容曾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九屆國際漢語語言學會議（2000 年 6 月）和在曼谷舉行的第三十三屆國際漢藏語言和語言學會議（2000 年 10 月）上宣讀。在資料收集和整理的過程中，何美真和黃伯源給予了幫助，特此致謝。

把粵語句末助詞劃分為兩大類並不是出于純粹的句法考慮，還有一定的語義根據。在 Law (1990) 分類的基礎上，筆者按照從語義上把粵語句末助詞劃分為兩大類 (Tang 1998) (祇列出部分例子)：

第一類句末助詞：

喇 (laa3)、啦 (laa1)、囉 (lo1)、嚟 (lei4)、咋 (zaa3)、啫 (ze1)、嘅 (ge3)、㗎 (gaa3)；嚟㗎 (lei4gaa3)、嚟嘅 (lei4ge3)

第二類句末助詞：

呀 (aa3)、吖 (aa1)、嗎 (maa3)、咩 (me1)、喎 (wo2)、噃 (bo3)；吖嘛 (aalmāa3)

第一類句末助詞表示時間或者焦點，如：

(2) 佢食咗飯喇他吃飯了。

(3) 我洗車嚟我剛洗車。

(4) 佢睇一本書咋他祇看一本書。

例 (2) 的“喇”表示完成，例 (3) 的“嚟” (lei4 / lai4) 表示剛過去，例 (4) 的“咋”表示限制焦點。

第二類句末助詞主要跟句子的語氣有關，如例 (5) 的“咩”表示疑問。

(5) 小明會去咩小明會去嗎？

在句法上，第一類句末助詞必須出現在第二類之前，如：

(6) 佢買樓喇咩他買房子了嗎？ (第一類 > 第二類)

(7) *佢買樓咩喇他買房子了嗎？ (第二類 > 第一類)

這種分類並非粵語獨有，普通話的句末助詞也有相應的劃分，如普通話表示時間的“了、來着”屬於第一類句末助詞，而表示語氣的“嗎”則屬於第二類句末助詞 (朱德熙 1982, Tang 1998)。

Fung (2000) 根據功能 / 語義，假設粵語第一類的句末助詞分別來自三個家族：舌尖音 L 組 (如“喇 laa1、嚟 lei4”)、舌葉音 Z 組 (如“咋 zaa3”) 和舌根音 G 組 (如“嘅 ge3”)。如果 Fung 的推測正確，粵語第一類句末助詞內部應該有比較密切的語源關係。

粵語的句末助詞有單音節的，也有雙音節的。本文把“嚟㗎、嚟嘅、吖嘛”當作獨立的雙音節句末助詞。饒秉才等 (1981) 也認為“嚟㗎”是一個雙音節的句末助詞。在意義上，“嚟㗎”跟“嚟嘅”意義基本一致，不過前者表疑問，後者表陳述。雖然“嚟”和“㗎”屬於第一類句末助詞，但是“嚟㗎”卻不是表示剛過去的“嚟”和表示肯定的“㗎”的簡單結合。

(8) 呢個係乜嘢嚟㗎這是甚麼呢？

(9) 呢個係乜嘢嚟這是甚麼呢？

例 (8) 和例 (9) 的“嚟㗎”和“嚟”都沒有剛過去的意思，祇表示焦點、強調，跟例 (3) 的“嚟”不同。從意義上說，例 (8) 和例 (9) 基本同義，區別並不明顯。本文假設粵語有兩個“嚟”：一個表示過去，一個表示焦點，而“嚟㗎”和“嚟嘅”是表示焦點“嚟”的變體。²

至於“吖嘛”，Kwok (1984)、梁仲森 (1992) 等分析為雙音節的句末助詞，表示句子所述的是顯著的原因，多用於陳述、解釋，如例 (10)。根據他們的看法，本文把“吖嘛”處理為雙音節的第二類句末助詞。

(10) 咁我睇佢有幾大誠意吓嘛這樣我看他有多大的誠意嘛。

粵語中還有其他位於句末的詞類，如例(11)的“添”和例(12)的“先”：

(11) 你食多碗飯添你再多吃一碗飯。

(12) 佢走先他先走。

有學者把“添”和“先”分析為“後置副詞”(袁家驊等 1960, 高華年 1980, Peyraube 1997, 劉丹青 2000 等)，但也有學者把它們當作句末助詞(張洪年 1972, 梁仲森 1992, Matthews & Yip 1994 等)。Law (1990) 把“添”當作句末助詞，認為“添”位於動詞短語 VP 之內，跟其他兩類句末助詞不同。由於“添”等詞的性質還有爭論，而且它們保留較多的副詞特質，因此，本文依從副詞後置說，把“添”等詞類排除在句末助詞之外，不在本文的統計範圍內。

二 研究目的、方法和結果

粵語有豐富的句末助詞，Kwok (1984) 認為粵語的基本句末助詞有三十個。這主要是從句末助詞的量來考慮。粵語句末助詞在口語裏實際的使用情況如何呢？

梁仲森(1992)作過一個很有用的調查。他從電台和電視台收集了 22 小時的粵語語料，根據這些語料，統計了句末助詞的使用比率，發現句末助詞的使用受到語體的影響，自然對話比嚴肅的報導出現較多的句末助詞。

粵語句末助詞的使用比率(梁仲森 1992:16)

各種報導	0-6%
評論及訪問	29-33%
話劇、清談、自然對話	62-71%

上文我們把粵語句末助詞分為兩大類。這兩類句末助詞在粵語口語裏使用的比率怎樣？第一類多還是第二類多？調查這兩類句末助詞的使用比率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本文的語料來自香港的電台和電視台的六個粵語節目，語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于 1999 年下半年進行。研究方法是先行錄音，再把語料轉寫為文字，然後對語料進行歸類和分析。

根據梁仲森(1992)的分類，本文把六個粵語節目分為五類：日常生活對話節目(陳海琪主持的《海琪的天空》)、清談節目(邵國華、黎海珊主持的《開心三人組》，吳君如、李力持主持的《嘩嘩嘩打到嚟》)、戲劇節目(《清音妙筆之文學劇場》)、訪問節目(曾志華主持的《清談一點鐘》)和電視評論節目(葉雅媛主持的《投資本色》)。語料時長共約六小時。由於報導式的語料(如新聞報導)較少出現句末助詞(梁仲森 1992)，本文的研究不考慮這類語料。雖然評論節目的內容相對來講比較嚴肅，但談話的方式也很自然。整體來講，本文調查的五類節目中的談話都是比較自然的粵語，能夠準確反映目前香港日常生活的粵語口語面貌。

由於本文統計的是句末助詞在句子中使用的比率，不完整的句子，如在言談中被人打斷的片言隻語，本文也不計算在內。但沒有任何句末助詞的句子，在本文的統計之列。這樣，完整和合用的例子共有 893 個句子。其中有句末助詞的句子(包括第一類和第二類句末助詞)和沒有任何句末助詞的句子其數目和百分比如表 1。

表 1 有 / 沒有句末助詞的句子

	句子數字	百分比
有句末助詞	601	67%
沒有句末助詞	292	33%

這些數字顯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粵語口語，接近百分之七十的句子有句末助詞。本文調查的結果，基本上跟梁仲森（1992）的調查差不多。

不過，本文最感興趣的是第一類和第二類句末助詞在粵語口語的使用比率。有句末助詞的 601 個句子經過重新分析，可以分為三類：1. 祇有第一類句末助詞；2. 祇有第二類句末助詞；3. 同時有兩類句末助詞。三類句子的使用情況見表 2。

表 2 有第一類和第二類句末助詞的句子

	句子數字	百分比
第一類	421	70%
第二類	142	24%
第一類和第二類	38	6%

表 2 的數字反映了第一類和第二類句末助詞在粵語口語裏的分布是不平均的，使用第一類句末助詞的句子明顯地比使用第二類的多。如果我們把有第二類句末助詞的句子和沒有任何句末助詞的句子合起來，跟有第一類句末助詞的句子做比較，我們可以得出表 3 的結果。

表 3 第一類句末助詞句子和沒有第一類句末助詞的句子

	句子數字	百分比
第一類句末助詞	459	51%
沒有第一類句末助詞	434	49%

表 3 的“第一類句末助詞”的數字是把表 2 的“第一類”和“第一類和第二類”兩項的數字加起來，而所謂“沒有第一類句末助詞”是把表 2 的“第二類”和表 1 的“沒有句末助詞”兩項的數字加起來。表 3 的目的，就是突顯第一類句末助詞，比較有第一類句末助詞句子和沒有第一類句末助詞句子的差別。

表 4 列出最常用的八個第一類句末助詞，這八個句末助詞在 349 個句子中出現，佔所有帶有第一類句末助詞句子的 76%。

表 4 最常用的八個第一類句末助詞

第一類句末助詞	句子數字	第一類句末助詞	句子數字
囉 (lo1)	88	嘞 (laak3)	39
啦 (laa1)	64	呢 (le1)	31
㗎 (gaa3)	49	嘅 (ge2)	17
嘅 (ge3)	46	喇 (laa3)	15

在沒有第一類句末助詞的 434 個句子裏，使用第二類和沒有句末助詞的句子如表 5。

表 5 第二類句末助詞和沒有句末助詞的句子

	句子數字	百分比
第二類句末助詞	142	33%
沒有句末助詞	292	67%

根據本文收集的語料和統計的數字，我們認為，句末助詞在粵語口語裏扮演重要的角色，有超過一半的句子有句末助詞。粵語句末助詞的“豐富”不僅反映在種類的多樣性，而且也反映在使用的高頻率方面。

按照粵語句末助詞兩大類的分析，我們可以進一步觀察第一類和第二類句末助詞的使用比率。簡單來說，使用第一類句末助詞的句子跟沒有使用第一類句末助詞的句子大約各佔一半；而在沒有第一類句末助詞的句子裏，使用第二類句末助詞的句子祇佔三分之一，其餘的句子都沒有任何句末助詞。如果光從數字來考慮，各類句末助詞在粵語口語使用頻率的排列如下：³

第一類句末助詞 > 沒有句末助詞 > 第二類句末助詞

這種不對稱的分布，過去的研究都沒有論及。本文統計所得數字和使用頻率的排列似乎說明第一類句末助詞在粵語句子裏有顯著的重要性。究竟應該怎樣理解這一系列？它對粵語語法又有甚麼啟示？在下一節，我們會討論這兩類句末助詞在粵語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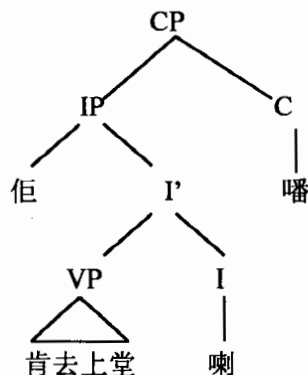
三 分析與討論

從前面的統計，我們可以發現第一類句末助詞在粵語的使用較為突出。本文主張，第一類句末助詞在粵語的廣泛使用跟句法有關。這個特點反映了句法上跟時間、情態有關的成分的重要性。

有關粵語句末助詞的句法分析，過去文獻談得不多。梁仲森（1992）曾提過粵語句末助詞的線性排列和結構層次有密切的關係。他認為“隸屬層次低的在前，隸屬層次高的在後”。比如說，上文談到的例（1）（重複為例（13）），由於線性排列的先後，那兩個句末助詞“喇”和“噃”應該位於不同的句法層次：“喇”應該比“噃”的句法位置為低。⁴

（13）佢肯去上堂喇噃他肯上課了。

根據目前生成語法學（generative grammar）的句法理論，筆者認為粵語的第一類和第二類句末助詞應該分別分析為“屈折成分”（inflection，簡稱 I 或 INFL）和“標補語”（complementizer，簡稱 C 或 COMP）。⁵由屈折成分組成的短語稱為“屈折短語”（簡稱 IP），位於動詞短語 VP 之上；由標補語組成的短語稱為“標補語短語”（簡稱 CP），位於屈折短語 IP 之上。根據這個分析，例（13）可以用下面的樹形圖來表示：“喇”和“噃”分別是屈折成分和標補語，位於短語結構的右邊；主語“佢”位於屈折短語的指定語（specifier）位置。⁶



在句法上，把第一類和第二類句末助詞分別分析為屈折成分和標補語有不少的好處。

首先，第一類和第二類句末助詞在樹形圖的相對層次正好符合梁仲森（1992）的假設：前者（第一類句末助詞／屈折成分）的層次低，後者（第二類句末助詞／標補語）的層次高。

其次，生成語法學的句法理論認為屈折成分跟時間、情態有關，而標補語則跟語氣有關。根據本文的分析，我們正好看到粵語第一類句末助詞的主要語義特點是表達時間或焦點，而第二類句末助詞主要表達語氣，把這兩類句末助詞聯繫到句法上的屈折成分和標補語是非常合理的。

第三，按照生成語法學的句法理論，屈折成分跟英語表示時態（tense）的語素有密切關係，如英語的動詞後綴“-ed”和“-s”。由於漢語動詞缺乏形態變化，沒有英語那樣的時態語素，屈折成分在漢語中是甚麼一直不清楚（Huang1982等）。另一方面，由於英語沒有句末助詞，我們也沒有辦法直接借助英語來分析漢語的句末助詞。本文把第一類句末助詞當作屈折成分起碼可以為屈折成分在漢語找到一個“歸宿”，也可以為漢語的句末助詞在句法上定位。

從意義上來考慮，某些第一類句末助詞具有像英語那樣的時態語素的特徵。如“嚟、喇”等句末助詞都表達了說話時間（speech time）、事件時間（event time）和指稱時間（reference time）的相對關係：“嚟”表示剛過去的事件，“喇”相當於英語的完成時（perfect）（張洪年 1972）。剛過去的時間就是過去時（past tense），事件時間在說話時間之前，而指稱時間則指已經過去的事件時間。如例（14）的“嚟”表示過去時，事件時間“我洗車”出現在說話時間之前，而指稱時間則指“我洗車”的那個時刻。⁷

（14）我洗車嚟我剛洗車。

所謂完成時，就是說事件時間出現在說話時間之前，而指稱時間則跟說話時間在同一個時間。以例（15）的“喇”為例。

（15）小明走咗喇他走了。

“小明走咗”發生在說話之前，而說話者想指稱的時間則在說話的那個時候。換句話說，當說話者說例（15）的那個時候，“小明走”的事件已經發生了，“喇”在這一句裏表示完成時。⁸

如果把粵語第一類句末助詞當作英語的時態語素，那麼這些句末助詞的出現是不是具有“強制性”呢？我們知道英語每個句子都必須標示時態，但卻並非每句都必須有顯性的（有語音形態）時態語素。事實上，有些英語句子是沒有顯性的時態語素的，如例（16）。

（16）I like linguistics.

為了維持“英語時態強制性標示”的講法，我們可以說，（16）的動詞“like”雖然沒有顯性的時態語素，卻有一個隱性的（沒有語音形態）時態語素。

同樣道理，如果我們假設粵語第一類句末助詞強制性地出現，不一定說明這些句末助詞必須是顯性的。上文表 3 的數字顯示，在日常粵語口語裏祇有一半的句子有第一類句末助詞。跟英語的時態語素一樣，第一類句末助詞在表面上可以不出現。或許我們可以假設粵語有一個隱性的第一類句末助詞，填充在屈折成分的位置。

如果我們假設粵語有一個隱性的第一類句末助詞，那麼這個隱性句末助詞的出現條件是甚麼？根據我們的統計，在沒有第一類句末助詞的句子裏，三分之一的句子有第二類句末助詞，而三分之二的句子則沒有任何句末助詞（見表 5）。至於那些沒有任何句末助詞的句子，我們的語料當中大致有下面幾種類型。

- (17) 嗰個係你嘅遭遇 這個是你的遭遇。 (靜態句)
 (18) 宜家已經收咗七千幾萬美金 現在已經收了七千幾萬美金。 (時間副詞)
 (19) 你講第一集嗰陣時 你講第一集那個時候？ (疑問句)
 (20) 可以同佢講啲嘢 可以跟他講。 (情態句)
 (21) 唔知佢去咗邊 不知道他去了哪兒。 (否定句)
 (22) 我係有打過電話畀佢 我是給他打過電話。 (焦點句)

這些句型有甚麼特點？簡單來說，有些句子清楚地表示了時間，如靜態句和有時間副詞的句子。除非有特別的提示，像例(17)的靜態句一般指現在時；例(18)的時間副詞“宜家現在”清楚地指明說話的時間。這些手段都可以用來補充時態的意義。至於其他幾類句型，如疑問句、情態句、否定句和焦點句，說話者說話的時候都有一個預設，並且在預設中強調句子的某些成分。從廣義的角度看，本文認為這些句子都有一定的“焦點”。

Tang and Lee (2000)、Tang (2001) 提出了“概化定位原則”(Generalized Anchoring Principle)。根據這個原則，每一個句子必須定位，而定位的手段就是“時態”和“焦點”。簡單來說，概化定位原則要求每個句子必須表達時態或者焦點；假若一個句子沒有時態或者焦點，那個句子就不能接受。以普通話的句子為例。

- (23) ?他上課。
 (24) 他上課了。
 (25) 他上課，我買菜。

如果光說例(23)，句子好像還沒完整，不能接受；如果加上一個表示時間的句末助詞“了”，如例(24)；或者放在一個對比的語境，表達焦點的意義，如例(25)，語感明顯地比例(23)好得多。由此可見，沒有定位的句子是不能接受的。⁹

在粵語裏，第一類句末助詞的使用，配合其他補充手段（如焦點和其他表示時態的方法），是為了滿足概化定位原則的需要。根據本文調查的數字，我們可以說，有一半的句子採用顯性的第一類句末助詞作為滿足概化定位原則的手段。光從數字考慮，採用顯性的第一類句末助詞對滿足概化定位原則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策略。

假設在表面上缺乏第一類句末助詞的句子都有一個隱性的句末助詞，那麼這個隱性的句末助詞也必須跟時態或焦點有聯繫，必須滿足概化定位原則。上述(17)到(22)的例子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此外，概化定位原則對一些粵語句末助詞使用的現象也許能提供一些解釋。句末助詞“囉”在近年香港粵語，特別在年輕人的口語中，相當普遍。它的廣泛使用曾引起學者的注意（張雙慶 1989，梁仲森 1992 等）。根據本文的調查，“囉”在粵語口語裏有一個頗重要的地位，在第一類句末助詞當中尤為重要：在 459 句擁有第一類句末助詞的句子裏，共使用了 88 次，佔了近百分之二十；對於語料裏的所有 893 個句子而言，有“囉”的句子則佔了近百分之十。可見，第一類句末助詞“囉”在香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比率實在很高。

張洪年(1972)指出“囉”表示新情況的開始、動作的完成。

- (26) 落咗雨好耐囉，你唔知咩下雨很久了，你不知道嗎？
 (27) 食咗飯囉 吃了飯嘍。

說例(26)的人假設聽話人本來沒有注意或者不知道，現在才注意或知道了；而“囉”在例(27)表示了相對於現在的完成動作。

Kwok (1984) 和梁仲森 (1992) 都認為“囉”表示理由或者一種顯而易見的事實，而李新魁等 (1995) 指出，“囉”表示陳述語氣，帶有所當然、肯定無疑的口吻，這些用法有點像例 (26) 的情況。這種肯定的態度，隱含着說話者假設聽話者應該有一定的言談知識 (Fung 2000)。

此外，有學者指出“囉”還有一種用於“說話態度比較消極、低姿態的情況”，帶有點“勉強”的意味 (梁仲森 1992)，給聽者一種不耐煩、沒有誠意、沒有禮貌的感覺 (張雙慶 1989)，如例 (28) (梁仲森 1992)。

(28) 對唔住囉，最多下次醒目啲囉對不起，最多下一次精明一點。

本文認為，“囉”的這種所謂“消極勉強”的語氣並不是“囉”本身的意義，而是來自適當的語境，還有配合說話者的語氣。

(29) 初初唔慣囉，乜都唔識囉，樣樣都要人提囉當初不習慣，甚麼都不懂，每樣事都要人提醒。

根據梁仲森 (1992)，他覺得連例 (29) 也有“消極勉強”的態度。但是，如果我們換另外一種語氣，不要拖長那個“囉”字，例 (29) 不一定是“消極勉強”；如果沒有了那種“消極勉強”的態度，例 (29) 的“囉”祇不過有一種排列的功能，把各個命題“初初唔慣”、“乜都唔識”和“樣樣都要人提”一一交代出來，並且給予肯定。因此，“囉”的所謂“消極勉強”的態度基本上來自語境，配合說話者的語氣而造成，屬語用問題。¹⁰

如果把“囉”的那種所謂“消極勉強”的意義剔除，那麼，綜合上述學者的看法，“囉”既有一種表示新情況開始的意義，也有一種表示強調的功能，就是對命題表示肯定。對於現在香港一般說粵語的（年輕）人來講，“囉”的“消極勉強”意義並不是“囉”的本義，它的核心意義和最主要的功能是表達新情況的開始和作為強調命題的標誌。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新情況開始的意義跟時間有關，而那種強調的功能是一種焦點。既然“囉”既可以有時間的意義，又可以有表示焦點的功能，使用它必定能滿足概化定位原則，讓句子可以接受。也許，這個“身兼兩職”的功能是“囉”在粵語普遍使用的原因。

四 結語

在這篇報告裏，我們從描述的角度出發，調查粵語句末助詞的分布情況。按照本文的統計，我們發現使用第一類句末助詞的句子跟沒有使用句末助詞的句子大約各佔一半；而在沒有第一類句末助詞的句子裏，使用第二類句末助詞的句子祇佔三分之一，其餘的句子都是沒有任何句末助詞的。這種不對稱的分布，過去的研究都沒有論及。本文的發現似乎說明第一類句末助詞在粵語句子裏有顯著的重要性。最後，本文嘗試把第一類句末助詞當作屈折成分，把它的重要性聯繫到概化定位原則，使用第一類句末助詞是滿足這個原則的一個重要的策略。

雖然本文收集的語料不算太多，而且有一定的局限，但是，從語料中我們發現了兩類句末助詞使用比率的不對稱性，補充了過去研究粵語句末助詞對這方面不足。作為一個對粵語句末助詞的小型實驗，我們希望本文能夠對日後粵語語法的研究和理論語言學有一定的啟發，以收拋磚引玉之效。

附注

1 本文採用的粵語拼音是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方案，簡稱“粵拼”。

- 2 我們認為區分粵語的兩個“嚟”由謂語來決定：表示過去的“嚟”跟動作動詞搭配，如例（3）；而表示焦點的“嚟”跟靜態動詞搭配，如例（11）。
- 3 “第一類句末助詞”實際上包括少量有第一和第二類句末助詞的句子，而“第二類句末助詞”純粹是祇有第二類句末助詞的句子。
- 4 由於梁仲森（1992）不是重點討論句法的研究，所以有關句末助詞句法的問題在他的論文裏談論不多。
- 5 九十年代以後，屈折成分也叫“時態”（tense，簡稱 T）。有關生成語法學的句法理論，可見徐烈炯（1988）、湯廷池（1989）、宋國明（1997）等人的介紹。本文句法學的漢語術語基本上根據沈家煊的翻譯（克里斯特爾 2000）。
- 6 筆者（Tang 1998）原來的分析較為複雜，為了得出正確詞序，屈折成分和屈折短語都要進行移位。為了避免繁複的討論，跟本文沒有關係的部分已經省略簡化。有興趣的讀者，可見鄧思穎（2000）。
- 7 例（23）表示過去時的“嚟”跟普通話的句末助詞“來着”十分相似。
- 8 例（24）表示完成時的“喇”跟普通話的句末助詞“了”十分相似。
- 9 由於篇幅關係，有關概化定位原則的具體內容和應用情況，可見 Tang and Lee（2000）和 Tang（2001）詳細的介紹和討論。
- 10 也許“囉”的“消極勉強”意義引申自帶有“理所當然”意義的陳述語氣。配合適當的語境和語氣，“囉”由“陳述”到“消極勉強”可能經過下面的演變過程：“陳述>肯定>顯然易見>理所當然>不耐煩>消極勉強”。

參考文獻

- 鄧思穎 2000 自然語言的詞序和短語結構理論，《當代語言學》第 3 期。
- 高華年 1980 《廣州方言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
- 李新魁等 1995 《廣州方言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
- 梁仲森 1992 香港粵語助詞的研究，香港理工學院哲學碩士論文。
- 劉丹青 2000 粵語句法的類型學特點，《亞太語文教育學報》3（2）：1-19。
- 克里斯特爾（David Crystal）2000 《現代語言學詞典》（沈家煊譯），商務印書館。
- 饒秉才等 1981 《廣州話方言詞典》，香港：商務印書館。
- 宋國明 1997 《句法理論概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湯廷池 1989 《漢語詞法句法續集》，台北：學生書局。
- 徐烈炯 1988 《生成語法理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袁家驊等 1960 《漢語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
- 張洪年 1972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學。
- 張雙慶 1989 說“囉”，《中國語文通訊》第 2 期。
-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
- Fung, Roxana S.-Y.（馮淑儀）2000 Final particles in standard Cantones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 Huang, C.-T. James（黃正德）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Doctoral dissertation.
- MIT.Kwok, Helen（郭張凱倫）1984 *Sente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w, Sam-Po（羅心寶）1990 The syntax and phonology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Boston University.
- Matthews, Stephen & Virginia Yip（葉彩燕）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 Peyraube, Alain 1997 Cantonese post-verbal adverbs. In Anne O Yuc and Mitsuki Endo, eds., *In memory of*

Mantaro J. Hashimoto, 303–313. Tokyo: Uchiyama Shoten.

Tang, Sze-Wing (鄧思穎) 1998 Parametrization of features in syntax.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Tang, Sze-Wing 2001 Nominal predication and focus anchoring. In Gerhard Jäger et al eds., *ZAS Papers in Linguistics* 22, 159–172. Berlin: Zentrum für 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

Tang, Sze-Wing & Thomas H.-T. Lee (李行德) 2000 Focus as an anchoring condition.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opic and Focus in Chines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symmetric Distribution of Cantones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Cantones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SFPs from a descriptive approach. It is observed that sentences with the type I SFPs and those without the type I SFPs equally share the sentences in our corpus. Among those sentences without the type I SFPs, one third of them are those with the type II SFPs while the rest of them are those with no particles. The asymmetric distribution of Cantones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may shed some light on the study of Cantonese grammar and the study of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Key words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tense; focus; Cantonese; syntax

(鄧思穎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